

俄 苏 文 豪 小 说 精 粹

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

黑桃皇后

萧 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ry & Art Publishing House

俄 苏 文 豪 小 说 精 粹

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

黑桃皇后

萧珊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桃皇后: 普希金小说集/(俄)普希金著;萧珊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21-3701-5

I. ①黑… II. ①普…②萧…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8365 号

责任编辑:余雪霁

封面设计:王志伟

黑桃皇后

——普希金小说集

(俄)普希金 著

萧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123,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01-5/I·2831 定价: 1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别尔金小说集

001

.....

出版者前言

002

.....

射击

007

.....

大风雪

027

.....

棺材商人

047

.....

驿站长

059

.....

小姐——乡下姑娘

075

.....

黑桃皇后

105

.....

附录

怀念萧珊

146

别尔金小说集

普罗斯塔科娃夫人：

亲爱的先生，他从小就喜欢听故事。

斯科季宁：

米特罗方的性情像我。

录自纨袴少年^①

① 纨袴少年为俄罗斯讽刺作家 д·и·冯维辛（一七四五——一七九二年）的喜剧。这是他的主要作品。内容讽刺当时贵族地主的生活。普罗斯塔科娃，斯科季宁，米特罗方三人皆为剧中主人公。

出版者前言

我们打算把《别尔金小说集》^① 整理出版，呈献给读者的时候^②，希望附带介绍亡故作者的生平事迹，尽管是简短的介绍，也可以多多少少满足我们祖国文学爱好者的正当的好奇心。因此，我们曾经求助于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近亲和承继人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特拉菲林娜，可惜，她不能供给我们任何关于别尔金的材料，因为她跟死者完全不相识。她向我们建议去找一位非常可敬的先生，他是伊凡·彼得罗维奇的朋友。我们听从她的意见，去信向他求教，接着收到下面这封我们非常盼望的回信。我们现在把它附印在这里，不作任何的改动、也不增加注解。这封信不仅是十分丰富的传记材料，而且可以作为高贵的见解和真诚的友谊的可贵的纪念物。

× × × 先生阁下

本月二十三日奉读您同月十五日付邮的来示，敬悉您愿意知

① 《别尔金小说集》是普希金假托一个亡故的年轻地主别尔金的名义发表的五篇小说。

② 照原文直译：我们准备出版现在呈献给公众的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

道我亲爱的亡友和近邻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一生的详细事迹：生卒年月，军职，家庭状况，以及职业和性情等等。我极感欣慰能够满足您的愿望。亲爱的先生，现在我谨将从我们谈话中，以及我个人对他的观察中所能追忆的一切记录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出身高贵，一七九六年生于戈柳希诺村。他的亡父，二级少校彼得·伊凡诺维奇·别尔金娶特拉菲林家小姐佩拉格雅·加夫里洛芙娜为妻。他虽然不算有钱，可是生活简朴，善于管理产业。他们的儿子最初从乡村教堂管事那里受到教育。他养成了对阅读，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似乎也应归功于这位可敬的先生。一八一五年，他进猎人步兵团供职（我忘记是第几团了），他一直服务到一八二三年。那年他的父母几乎在同时去世，他因此退伍，回到自己的领地戈柳希诺村。

伊凡·彼得罗维奇接管领地后，由于他缺乏经验，心肠软，短时间内竟把产业置之不顾，甚至放宽他亡父手定的规则。他撤消那个照章行事的能干的村长，因为他的农人们（这是他们一向的习惯）不满意；他把田庄交给年老的女管家去管理，她以长于讲故事得到他的信任。这个愚蠢的老妇人永远分不出二十五卢布的钞票跟五十卢布的钞票有什么区别。她是所有农人孩子的教母，农人们都不怕她。农人自己选出的村长把农人纵容到了极点，同时又蒙骗主人，因此，伊凡·彼得罗维奇不得不取消徭役

制，而用一种很轻的田租制代替。然而在这个时候农人还利用他的弱点：第一年就故意要求减租；而第二年，则以胡桃、越橘等物作为三分之二以上的租税，而且，他们并没有缴清。

我是伊凡·彼得罗维奇亡父的朋友，我认为我有责向他的儿子提出忠告。我自告奋勇想把因他而松弛了的过去规则恢复。因此，有一天，我特地拜访他，要他把账簿拿给我看，而且把那个骗子村长叫来，当着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查账。起先年轻的主人非常注意地看我核算，可是后来看到账上说明，近两年来虽然家禽、家畜的数目锐减；农人的数目却有增加，伊凡·彼得罗维奇对最初这一段报告很感满意，便不再听我说下去了。后来我的检查和严厉质问使这个骗子村长感到非常狼狈，逼得他哑口无言。这个时候，我却听到伊凡·彼得罗维奇倒在椅子上发出来的鼾声，我窘透了。从此以后，我不再过问他的田产家为，就像他自己那样把它们交给万能的上帝去处理。

然而，这毫不妨害我们的友谊，因为我虽然惋惜他有我们一般年轻贵族所共有的弱点和致命的懒散，可是我却真心喜欢伊凡·彼得罗维奇。真的，我怎么能不喜欢这样温顺、这样纯洁的年轻人呢！在伊凡·彼得罗维奇那方面，他尊敬我的年龄，也真心地对我怀着好感。在他死去之前，他几乎每天跟我见面，并不讨厌我那单调的谈话，虽然不管在习惯上，在思想方法上，在性

情上，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别。

伊凡·彼得罗维奇的生活过得很简朴，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放荡的事。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喝醉过（在我们这一带，这可算是一件从未听说过的奇迹）；他对女人非常倾倒，可是他在她们面前却又像少女似的害羞^①。

除了您信中所提到的短篇小说以外，伊凡·彼得罗维奇还留下不少的手稿，其中有一部分还在我这里，另外一部分却被他的女管家在家里各种需要上用掉了。因此，去年冬天她住的耳房的所有窗户上都糊满了他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您所提到的短篇小说，好像是他的处女作。它们正如伊凡·彼得罗维奇所说，多半是别人告诉他的真事^②。可是小说中的人名几乎全是虚构，村子的名称则采用我们附近一带的村名。因此，我的村子也在某处提到过，这不是出于什么恶意，而是由于缺乏想象。

一八二八年秋天，伊凡·彼得罗维奇因感冒发热，转成热病去世。不管我们的县医（他的医道很高明，尤其擅长治疗宿病，

① 这后面接着有一段轶事，我们觉得多余，把它删去了。可是，我们可以告诉读者，它并没有一点足以玷污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死后声名的地方。——原注

② 实际上，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上，每篇小说的前面都有作者亲笔题字：“我从某人（写着官衔或职业和姓名当头字母）处听来。”我们谨为好奇的研究者抄录如下：“驿站长”是九等文官 А·Г·Н·讲的，“射击”是中校 и·л·п·讲的，“棺材商人”是店员 ъ·в·в·讲的，“大风雪”和“小姐——乡下姑娘”是 К·М·Т·小姐讲的。——原注

如老茧皮等等) 如何努力医治, 都未见效。他躺在我的臂膀上死去, 享年三十岁, 葬于戈柳希诺教堂, 他亡故父母坟墓的旁边。

伊凡·彼得罗维奇中等身材, 灰色眼睛, 淡黄色头发, 直的鼻子, 脸苍白而消瘦。

我敬爱的先生, 关于我已故的邻居和好友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情和面貌, 我所能追忆的就只有以上这些。然而如果您认为这封信对您有什么用处, 那么, 我求您千万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虽然十分敬爱作家, 可是要我身列著作界就未免多事, 而且拿我的年纪来说, 也并不合适。

真诚地问候您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廿六日

于涅纳拉多沃村

我们应当尊重我们作者的可敬的友人的愿望, 同时对他供给的材料表示最深的谢意。我们希望读者重视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所流露的真诚和好意。

A·普希金

射 击

我们射击了。

巴拉邓斯基^①

我发誓以决斗的权利杀死他

(我还有权向他放一枪)。

露营之夜^②

—

我们驻扎在某小城。大家都知道陆军军官的生活，早晨是操练，上骑术科目，然后到团长那里，或者到犹太小酒店里吃中

① E·A·巴拉邓斯基（一八〇〇——一八四四年）：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这句诗引自他的《舞会》。

② 《露营之夜》为俄国十二月党人 A·A·别斯图热夫（笔名玛尔林斯基，一七九七——一八三七年）的作品，当时这本浪漫主义的小说在俄国、欧洲都很风行。他跟普希金友善。

饭，晚上则喝五味酒^①，玩纸牌。在某小城没有一家接待我们的
人家，也没有一个待嫁的小姐；我们只有在彼此的住所里聚会，
除了我们自己的军服以外，再也看不到什么了。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大约有三十五
岁了，我们就把他当作一个老头子。经验使他在我们面前很占优
势；而且他平日那种沉郁寡言，他的严厉的性格和刻毒的言语又
在我们年轻人的脑子里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
着他的命运：他好像是俄国人，却取了一个外国名字。他曾经在
骠骑兵队里供职，甚至还很得意。没有一个人知道使他退伍，住
在这贫苦的小城的原因。在这里，他生活过得清苦，同时又很挥
霍：他永远步行，穿一件磨光的破旧常礼服；可是他的餐厅里却
经常有我们团里全体的军官。不错，他的午餐（一个退伍兵士做
出来的）虽然只有两三道菜，可是香槟酒却像河水似的流着。没
有人知道他的境况，他的收入情形，也没有人敢问他这些事。他
的藏书大部分是军事书和小说。他乐意借给别人阅读，从来不向
人讨回；然而他向别人借来的书籍，也从来没有归还原主。用手
枪射击是他主要的运动。他屋子里的四壁全给子弹打穿了，全是
小孔，好像蜜蜂巢似的。他收藏的手枪种类很多，这是他简陋的

① 一种与果汁、糖等混合的甜酒。

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他枪法的高明到了使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倘使他说要在一个人的军帽上放一个梨，开枪打它下来，那么我们团里谁都会毫不踌躇地向他伸出自己的头。我们常常谈到决斗；西尔维奥（这是他的名字）从没有在这种话题上插嘴。有人问他决斗过没有？他只是淡淡地回答一句：决斗过；可是不会再说细节，可见他不喜欢谈这类的问题。我们猜想，一定有什么人做了他那可怕的枪法的不幸的牺牲品，这个人的记忆一直压在他的良心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疑心到他胆小。有一种人，单凭他的外貌就能消除别人对他的这种疑心。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叫我们大家都吃惊了。

有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家吃午饭。我们照平日那样地喝酒，那就是说，喝了很多。饭后我们请主人作庄家，陪我们打牌。他推辞了很久，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后来他叫人拿纸牌来，在桌上倒了五十个金卢布^①，坐下发牌了。我们围了他坐着，牌戏开始了。西尔维奥在打牌的时候，有绝对保持沉默的习惯，他从来不争论，也不解释。倘使赌家算错账，他马上将没有付足的余款补足，或者把多付的数目记下来。我们早已知道他这个习惯，从不干涉他按照他自己的办法处理。可是在我们中

^① червонец，俄国金币，分五卢布，十卢布两种。

间有一个军官，不久以前才调到我们这个团里来。他也在这里打牌，心不在焉地多折了一只角^①。西尔维奥拿起粉笔，照他自己的习惯，把账算清。那个军官以为他弄错了，就说明。西尔维奥不作声地继续发牌。军官忍耐不住，拿起刷子把他认为不正确的数字擦掉。西尔维奥又拿粉笔把它记上。那个军官给酒、纸牌和同事的笑声弄昏了，他认为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狂怒地抓起桌上的青铜烛台，朝西尔维奥掷过去。要不是西尔维奥闪得快，他就给打中了。我们非常惊慌。西尔维奥站起来，气得脸发白，眼睛冒火，他说：

“亲爱的先生，请出去吧，您得感谢上帝，这件事发生在我家里。”

结局是用不着怀疑的，我们都认为那个新同事就要给打死了。那个军官走出去了，他边走边说，他愿意对这个侮辱行为负责，任凭庄家先生要怎么办都行。我们继续打了几分钟的牌，可是发觉主人的心不在牌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放下牌，回到宿舍去了，一而谈论着快要空出来的名额^②。

第二天，在上骑术科目时，我们正在互相询问那个可怜的中尉还活着没有，他本人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我们向他提出同样

① 即多下一倍赌注。

② 指那个军官打死后空出来的军官名额。

的问题，他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通知。这句话使我们更惊奇了。我们到了西尔维奥家，看见他正在院子里，对着贴在大门上的爱司（A字）纸牌，子弹一颗接一颗地打进去。他像平常那样地接待我们，关于昨天的事，一个字也不提。过了三天，中尉还活着。我们吃惊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准备决斗吗？”西尔维奥没有决斗。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居然使他满意，他跟中尉和解了。

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中，这件事情起初使他的威信很受损害。缺乏胆量最不容易得到年轻人的谅解，他们认为勇敢是人类美德的高峰，有了它，其他种种缺点都可以宽恕。但是他们渐渐地忘记了一切，西尔维奥又恢复了从前的威望。

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够再跟他接近了。我天生有一种浪漫的想象，在这以前，我比任何人更爱戴这个人，他的生活是一个谜，在我看来，他是一部神秘小说的主人公。他很爱我，至少他单单对我一个人没有讲过尖酸、刻毒的话，他跟我谈起各种话题来总是现出诚恳的、非常快乐的神气。可是在那个不幸的夜晚之后，我始终认为他的名誉有了污点，而且是自己愿意让这个污点保留下来的——这样一个思想一直没有离开我，使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地对待他。我不好意思看他的脸。西尔维奥聪明绝顶，经验丰富，不会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形，猜出这个原因。这件事情好像使

他很苦恼。至少我注意到有两三次他希望跟我解释，可是我却躲开了这一类的机会。以后西尔维奥也就放弃了这个企图。从那个时候起，我只有跟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见到他；我们以前诚恳、坦白的谈话就从此中断了。

有许多事情分心的京城的居民，很难体会到乡村或小城市居民非常熟悉的那许多印象。例如，邮件日期的等待：星期二和星期五我们团部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军官，有人在等钱，有人在等信，有人在等报纸。邮件向例就在那里拆开，在那里大家互相传递消息，办公室里现出一幅生动、热闹的图画。西尔维奥的信件是寄到我们团里的，照例他也在这里。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他带着非常焦急的神情揭开信上火漆印。他匆忙地把信看了一遍，他的眼睛发亮了。军官们各人只顾看自己的信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

“先生们，”西尔维奥说，“有一些情况要我马上离开这儿。我今晚就走。希望你们不要拒绝我最后一次的邀请，到我家来吃午饭。我希望您也来，”他掉过身来向着我，又说下去，“您一定要来啊。”

他说了这话，便匆匆地走了。我们大家约好在西尔维奥那里会面以后，也就分手走开了。

在约定的时间，我到了西尔维奥那里，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